



世界文學譯叢

# 傑瑞美的明燈

季 洛 姆 著

文化工作社

## 代序

維·傑·季洛姆所著的傑瑞美的明燈是一部作者的哲學和藝術在其中互相啓發的作品。它是一部渾純的藝術作品，其中沒有人物和作者之間的衝突，也沒有內容和形式之間的未解決的矛盾。季洛姆的這本書是一個簡單而深刻動人的故事，描寫了沙皇時代住在波蘭猶太區裏的一個男男孩的生活。那小孩在成長的過程中得到了偉大的教育。他學得了排斥在世界反壓迫鬥爭中孤立猶太人的偏狹主義。他覺悟到向封建社會裏所有人民的古老的敵人，教權主義的鐵腕挑戰。他開始認識到，猶太區圍牆的存在不僅是物質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並且圍牆外面就有一種建築在工人階級國際主義上的更真實的友情。可是這些教育並不是作者給他的。他從親身的生活和經歷中體驗出來，從伏基爾茲小鎮上別人的經歷中體驗出來。

把這種主題敘述出來是容易不過的，然而通過一個九歲的小孩把它們敘述出來，運用藝術的手腕來發展它們，卻需要不可多得的技巧和理解力。傑瑞美的明燈不是一本宗教性的冊子。它是作者運用了馬列主義來充實寫作技巧的一部藝術作品。以

歐洲的猶太人生活為題材，已經有許多作者嘗試過。但是他們處理這個題材時，大多混合了懷鄉感念、浪漫主義和神祕主義。在那種書裏，以『猶太風味』為基礎的人民的無稽的一致性，代替了猶太區的真實情況。

傑瑞美的明燈是具有力量的，因為它拒絕和現實妥協。在本書中，就在伏羲爾茲的猶太區圍牆之內，我們看到了勞動力受到殘酷的剝削，猶太教會堂裏甚至也爆發了階級鬥爭，以及野蠻的教權主義使上帝為商人和硝皮廠老闆服務，壓制鎮上的老百姓。我們發現，這種教權主義在事不關己的人看來雖然離奇有趣，實際上卻是一條鎮壓為推翻沙皇而鬥爭的人民的鞭子。落後的傳統強迫婦女不聲不響地坐在會堂的懸樓裏，出去時要背着身子倒退，當年輕的姑娘弗里梅特反抗這種傳統時，我們就知道這種反抗一定會從教會發展成更大的鬥爭，而猶太人民的利益將和世界工人階級的利益相匯合。波蘭工人耶乃克在屠殺中保護猶太人而遭到了殺害，猶太人給他舉行葬禮時，不顧宗教教義的限制，竟脫下了帽子，我們同樣也明白，他們已經在猶太區的圍牆上拆鬆了一塊磚頭。

傑瑞美的明燈中每一章自成爲一幕小戲劇。這些小戲劇洶湧向前，一個疊在另一個上，直到我們覺察所讀的書，在個人意義上，是一部自由的歷史。

這是一部真正美妙的好書，它將受到讀者的熱愛，也將受到很多作家的熱愛，

他們通過本書可以找到解決許多藝術問題的途徑。

(塔特·廷斯萊著，原載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九日英國工人日報，  
標題爲「一本值得讀者熱愛的好書。」)

# 目錄

|        |    |
|--------|----|
| 代序     | 卷首 |
| 傑瑞美的明燈 | 一  |
| 羅赫爾和利亞 | 三  |
| 硝皮廠    | 三  |
| 大兵麵包   | 三  |
| 考試     | 四  |
| 嬉女室    | 四  |
| 火車     | 五  |
| 大個子富爾克 | 七  |
| 寄給倫敦的信 | 九  |
| 凡爾夫爾   | 九  |
| 隔牆     | 九  |

|                |    |
|----------------|----|
| 普珥節的扮演人·····   | 一〇 |
| 給希姆曼送行·····    | 一四 |
| 到貧民院去·····     | 一五 |
| 翻賽亞的馬·····     | 一六 |
| 請醫生·····       | 一七 |
| 報紙·····        | 一八 |
| 五旬節的鮮花·····    | 一九 |
| 姊妹兄弟會·····     | 二〇 |
| 夜晚的果樹園·····    | 二〇 |
| 在施塔霍娃的茅屋裏····· | 二二 |
| 伊兒絲·····       | 二四 |
| 差駁圖·····       | 二六 |
| 押解隊·····       | 二七 |
| 輪盤木馬·····      | 二八 |
| 自衛會·····       | 二九 |
| 市集日·····       | 三〇 |

|            |     |
|------------|-----|
| 捷大旗·····   | 三六  |
| 葬禮·····    | 三十七 |
| 倫敦的音訊····· | 三十八 |
| 演講·····    | 三十九 |
| 鞭答·····    | 四十一 |
| 罷工·····    | 四十二 |
| 襯衣上的血····· | 四十三 |
| 夜晚的逮捕····· | 四十四 |
| 人民法庭·····  | 四十五 |
| 走向未來·····  | 四十六 |

傑  
瑞  
美  
的  
明  
燈





## 羅赫爾和利亞

姨媽坐在灶旁的箱子上。她的兩膝夾住一隻宰好的鵝。她正在翻過來的鵝胸上摘毛。我坐在她腳邊的小凳子上，削鵝毛管做一支筆。桌上油盞的燈芯燒彎了，在冒煙。燈罩的一面玻璃給煤煙薰得像普珥節<sup>①</sup>演奏人的臉一樣黑。燈光照出了一條長長的影子，罩上牆頭的掛鐘。影子追逐着鐘下面左右擺動的金黃色的小鐘擺。金黃色的小鐘擺想躲開影子，嚇得滴答滴答的直響。

老明特爾坐在炕的草蓆上喃喃地做她的臨睡禱告。她把頭轉向後面的牆壁，轉向門、窗和上面的天花板，這樣她周圍的惡鬼都聽到了那些神聖的話，就逃散了。

爐子裏的火快熄了。姨媽偏下身去檢一塊泥煤。

『你瞧那種泥煤。燒得像稻草一樣快。傑瑞美，我們還要些煤塊。可是別多拿上來。這一擔還是欠百有份品葉的呢。』

① 普珥節(Purim)：猶太曆十二月(Agar，相當於陽曆二月)十四十五兩日，猶太人紀念哈曼

殺猶太人陰謀失敗的節日。一名藏節。見舊約以斯帖記三至九章。

姨媽點亮了爐架上綠顏色的小夜明燈，再打開那扇活板門。我走下梯級到地窖裏去，她在口子上掌着燈。

「我的孩子，留心呀，末一級不牢靠，還留心別教馬鈴薯絆跌了。」

我捧了一大抱的泥煤。我還會絆跌？我在埃及的黑暗裏<sup>①</sup>都走得出來。我拿得了三倍於現在的泥煤，四倍也可以，地窖裏一整簍子也可以，只要我高興，只要我們不欠百有份品葉這一擔煤……

現在火旺起來了。火焰捲成黃色的火舌。姨媽再去拔毛。

「傑瑞美，你瞧這許多又白又軟的絨毛，我替你收藏起來。等你長大，到了成親的年紀，我的寶貝孩子，那時候你就會娶上天注定給你的新娘，你就可以送她一床鵝絨被了。」

「誰做我的新娘呢？」

「我還不知道她的名字叫什麼，我的孩子，也不知道她打哪兒來。但是在她出生之前——四十天之前——天上會有聲音喊她的名字並且說，「她是定給納夫多利的兒子，傑瑞美的。」」

伊兒絲會不會做我的新娘呢？我真希望每年多有幾個夏季，姨夫就能夠快快的

① 見舊約出埃及記十章。

回到奧西安加去看管果樹園，而我也能再看到伊兒絲……在她出生之前的四十天，天上的聲音有沒有喊過她的名字呢？果樹園主人薛弗爾老爺的孫女兒，伊兒絲，是定給裁縫納夫多利的兒子，傑瑞美的。伊兒絲不是猶太人。她怎麼能注定做我的新娘呢？可是莫亭人露絲跟瑞米的兒子結了婚，而他卻是個猶太人……

『我要把現在削的筆送給她。』

『傻孩子。她拿了筆有什麼用處？筆不是給女人用的。女人要知道的是怎麼燒飯縫織。傑瑞美，你才要用筆寫字。你可以寫給你在倫敦的爸爸媽媽和你的小弟弟希姆里，把你學的東西告訴他，再問問他學的什麼。』

『媽媽，我在這兒為什麼沒有弟弟呢？別的孩子都有弟兄的。凡爾夫爾有一個弟弟，海姆爾最近有了一個小弟弟，精靈鬼約依那也有三個弟弟。』

『在倫敦，你有一個很好的小弟弟，還有小妹妹。』

『但是這兒沒有呀。』

媽媽坐在那兒，眼睛看着地上。

『要是上帝允許的話，你現在或許已經有了一個很大很大的表哥，就在這個屋子裏，他會像一個大哥哥似的對待你。』

① 莫亭人 (Moabite)：古代鄰近猶太的莫亭族的人，此處似指天主教徒。

「姨媽，他是誰呀？他年紀該有多大啦？」

姨媽嘆了一口氣。

「他要比你大得多，大十四歲——他現在該是二十一歲。該有這麼大了。」

「姨媽，他爲什麼不在這兒呢？現在他在哪兒呢？」

姨媽的聲音很悲傷：

「他不在哪兒，以前也沒有在哪兒。他根本沒有生出來。他本來或許會做我的兒子。」

「你爲什麼一個小孩也沒有呢，姨媽？」

「因爲——因爲——或許上天認爲我不配，我的孩子。」

姨媽站了起來：

「傑瑞美，臨睡禱告的時候到了。我替你鋪床。你瞧，老明特爾在炕上已經睡得爛熟了。」

「睡熟了！」老明特爾坐起來尖叫道。「你們就是要等我一睡不醒——把我炕上的位置讓給傑瑞美！老天爺哪，但願咒我的人都一睡不醒！」

「明特爾，沒有人在咒你，」姨媽說。「我以爲你已經睡着了。幸虧傑瑞美在他伏爾夫克姨夫的床上有自己的位置。」

「他在那邊可以獨個兒有一張床——他高興的話，還可以要一張金子打的床——倫敦街上全是金子。只等人家去檢！在那邊可以跟他自己的爹娘耽在一起，但是他硬要擠在我們這兒，搶我嘴裏的麵包。」

「老妖婆，你說這種話真要爛掉舌頭！」姨媽喊了出來，把我拖到她跟前。

「利亞，你不願意聽老實話還是聳了耳朵的好！」老明特爾尖聲地回着嘴。

「扔下了她自己的孩子，渡過外洋跑到她丈夫那兒去。」

「胡說，胡說！並不是她扔下他。而是我留他的。我妹妹動身的時候，我對她說，「瑪麗安姆，妹妹，你到英國去要走很長的海路。你身體不好。帶了兩個小娃娃怎麼對付得了呢？把大點的一個留給我吧。」」

「做了娘——倒願意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她姊姊的家裏！而我的——我的小孩卻給奪去了。」老明特爾呻吟着。「老天爺哪，他們有什麼過錯，他們有什麼罪孽呢？你為什麼讓我的小孩在大火災裏燒死呢？對亞伯拉罕教父——你只讓他把他的獨生子以撒在祭壇上放一放。而對我，你把我的血肉——我的三個小鴿子——全拿去

◎ 英國民間傳說：十四世紀英國鄉村有一個名叫狄克·微丁頓 (Dick Whittington) 的孤兒，聽說倫敦的街道是用金子鋪的，就去那兒謀生，後來三度做倫敦市長。

◎ 上帝試驗亞伯拉罕是否敬畏上帝，命他奉獻他的獨生子為祭。他正要殺死兒子的時候，上帝止住了他。見舊約創世紀二十二章。

做燻獻了！」她朝天花板向上帝揮着一雙瘦骨稜稜的拳頭。「你爲什麼不讓我把他們從火裏救出來呢？上帝，你爲什麼殺死我的小孩呢？」

她現在安靜了。她弓着背坐在炕上，輕輕地祈禱着。

老明特兒，響一點兒，響一點兒——我想喊她，但是喊不出來——響一點兒，讓上帝可以聽到你，把你的小孩還給你！……

老明特兒的話對嗎？我媽爲什麼留下我？我的爸爸和媽媽爲什麼留下我？也許他們只疼我的弟弟——所以把他帶到倫敦去了。她的話是對的——我知道——我知道她的話是對的。我媽把我扔在她姊姊家裏！……

「傑瑞美，脫衣服吧，」姨媽說。

「姨夫還沒回來呢。」

「硝皮廠裏今晚上忙，姨夫要很晚才能回來。他們在把皮革硝好準備做靴子。」

「要這許多靴子幹嗎？」

「大兵穿的靴子，傑瑞美，給軍隊準備的靴子。現在上床去吧，傑瑞美。」

「姨媽，我要你告訴我。我要你把我表哥的事情告訴我，就是那個能像大哥哥似的對待我的人。」

姨媽坐在我的床沿上，僵着身子。燈盞裏的油快乾了。風打着關上的百葉窗。

它搖得窗戶直響。它要從那塊破玻璃裏衝進來。可是塞在窟窿裏的藤布擋住了它。

「……就像我們的哈拿教母那樣，站在聖殿裏祈禱上帝賜給她一個兒子<sup>①</sup>，我也祈禱。我白天也禱告，晚上也禱告。像她一樣，我也對上帝許願：「上帝呀，請你聽我的央求，賜我一個兒子，等到我和我的丈夫壽命完結的時候給我們送終，那我就叫他歸依你，服侍你。」」

姨媽摩我的頭。真怪，她的手因為極度勞作而很粗糙，為什麼摩在我頭上卻這樣柔軟呢？

「三年過去了，我們還是沒有小孩，我就跟你的姨夫說：「很清楚，是上帝懲罰我，使我不能生育。伏爾夫克，你還是跟我離婚的好。你為什麼要做一棵沒有枝枒的樹，為什麼不能留下後代呢？」你的姨夫對我說：「羅赫爾，」——那是我當時的名字——「你為什麼說這種話教我傷心？我們命中注定怎麼樣，就由我們兩個人共同負擔。」他又說，「我們或許可以去看看蓋爾的法師<sup>②</sup>；他是個神聖的人，他的奇蹟到處都有人稱道。」」

① 哈拿沒有生育，祈禱上帝，並許願如果賜她一個兒子，她必使他終身歸於上帝。後來哈拿生了一個兒子，取名撒母耳，意為「神聽到了」。

② 法師 (Rabbi)：猶太法學博士的尊稱。



「姨媽，你到法師那兒去了沒有呢？」

「那年冬天，硝皮廠裏沒有什麼活兒，你姨夫的姊姊——就是老明特爾，」姨媽放低了聲音，「已經跟我們住在一起了。剛在伏基爾茲的大火災之後。那次大火災——但願上帝現在一直保佑我們——奪去了她的丈夫、三個小孩和她所有的一切。」姨媽嘆了一口氣。「我們就變賣了我的銀耳環和你姨夫的黑緞袍，那是他爸爸在我們結婚日子上送給他的。我們跟趕車的費許爾的爸爸——他早已過世了——一起到了蓋爾城。我們在法師的庭院裏整整等了三天三夜才進得去。因為來看他的人太多啦，從波蘭四面八方來的，還有從奧地利來的。」

「姨媽，他們都是到法師那兒去求孩子的嗎？」

「不都是，傻孩子——有幾個是求孩子的，像我們一樣。但是有些人是爲了別的事情去的。害着各種各樣疾病的人——但願那些疾病永遠不降到我們家裏來——等着見法師，要他祝福醫治。有些人爲了經營事業而徵求他的意見。那兒還有一個富商，他請法師在他新生的兒子舉行割禮<sup>①</sup>時做教父。另外有一對父母帶了他們中了邪的女兒來——那個姑娘長得真美！——他們哭哭啼啼，央求法師趕掉附在她身上的魔鬼。此外還有幾個冒犯了上帝的人，但願上帝保佑我們不這樣。」

① 割禮 (circumcision)：猶太教等的割去包皮的儀式。